

编者按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 
陈晓鹏

据宋代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：“惠州归善淡水一盐场”。古淡水场产盐历史悠久，曾是两广地区重要的盐产区。时至今日，惠州惠东不少沿海村落仍保留着旧时盐业发展的印记。随着《淡水场：广东大亚湾盐业历史调研》一书

正式出版，人们得以通过书中收录的田野调研报告，追溯尘封在沿海村落中的盐业记忆。

在惠州惠东沿海众多盐业古村中，隶属于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东海村村委会的东洲村民小组（下称“东洲”）是其中产盐

规模大、地位重要的自然村之一。历史上，东海东洲村属于古淡水盐场的一部分。民国时期，平海盐区的“盐警”驻点就设在东洲，其办公地点被称为“红楼”。

东洲的盐业记忆有着鲜明

的时代性，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至今，大量盐民的生计和命运，与当时产盐格局变迁深度捆绑，而这一时期已经是千年古淡水场产盐历史的尾声。村里老一辈盐民亲身经历了过去数十年间，盐业历经兴衰，最终逐渐淡出历史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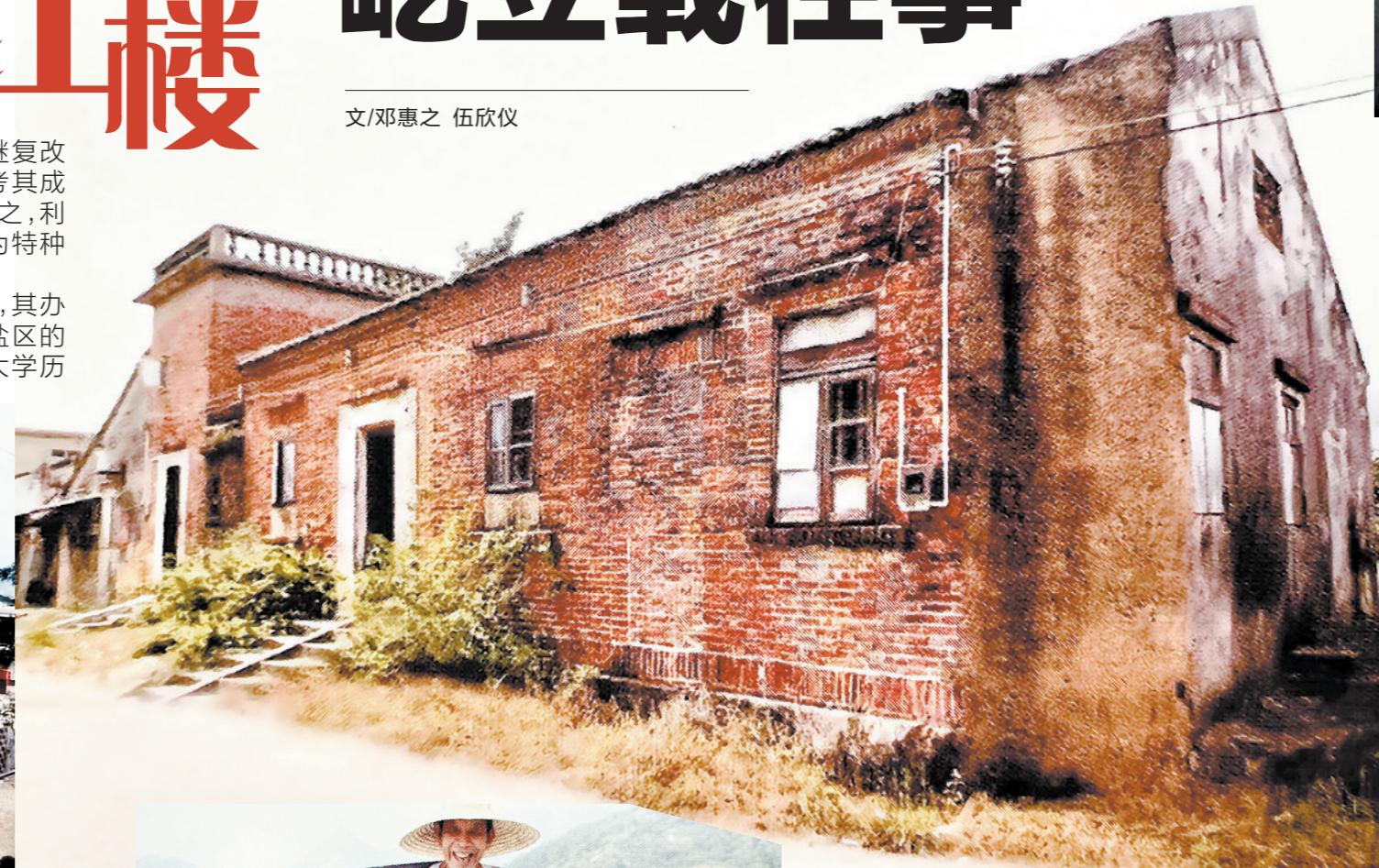
本期惠州文脉跟随盐业调查团队走进惠东港口东海村东洲小组，倾听老一辈盐民讲述祖祖辈辈对盐田的离散与坚守，感受时代与命运的沉重勾连。

（陈丽媛）

## 港口东洲村

# 盐业渐远盐民散 “红楼”屹立载往事

文/邓惠之 伍欣仪



东海盐场与外商合办的毛织厂 翻拍自《惠州(东江)盐务志》

东洲早期的盐业历史不见详细准确的文字记载或文物证据，村民保存的家谱中仅有只言片语提及祖先迁居东洲耙盐的事实，甚至多有传说的色彩，故而关于东洲的盐业历史，从村民个人口述中所能挖掘的信息，重点大致在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以后。

东洲村口伫立着一座独立小楼，外墙呈红砖色，在一片灰白的居民房里显得格外显眼，东洲及附近村民都称之为“红楼”。红楼是盐警的驻点所在地，其地位、功能转变折射了东洲甚至整个平海自然村落的盐业发展史。

民国时期，红楼是盐警的主要生活、工作场所。当时盐税很高，100斤盐最终售价七元多（法币），而且盐民从中获利甚少，但走私盐只需五六元。因没有规定上交盐的额度，故而当时许多人会私藏，再将盐偷运往平海市场进行售卖，盐警就是为打击这些走私活动而设。据介绍，红楼曾作为东洲及附近村落的气象站和存放盐业相关资料的基地，但其后也慢慢空置了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村内盐田多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，他们有的不在东洲本地，有的则在。据介绍，叶氏曾是村内最大的地主，叶氏家族通过收购土地，再租给别人通过收租获益。另外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则是分成，多为没盐田的村民主动去找漏主，这些村民就成为“雇工”，在漏主的盐田进行生产，年末按四六或五五分成。与前者收租金的方式不同，这种关系的维持更依赖盐田的生产量。村民李伯说，分成类的雇佣关系会优先考虑“雇工”的技术。但无论是租赁还是分成，东洲盐田间的互动、交



惠东东海村老盐民 惠州市档案馆馆供图

贰 晒盐辛酸往事多 雨洗风吹另作谋

面对时代发展的浪潮，大批盐民面临抉择，对于脚下的盐田，有人离开，也有人坚守。很多盐民离去，是因为传统制盐的风险较大，且价低利薄。比起留守盐业，他们更愿意主动外出找工作。不少有过晒盐经历的村民都感慨，晒盐也是看天吃饭的行当，充满不确定性。

从地理气候条件看，东洲村坐落于临海陆地，季风气候给盐民的生产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。天公作美，全年天气较好，则盐产量高，如1977年，惠东盐业局下辖盐区全年产盐86995吨，超额38.80%完成年度计划产盐任务；天公不作美，阴雨连绵，又或者遭遇台风暴雨，则盐产量低，如1978年，因遭遇恶劣天气，春季阴雨连绵不断，10月份入秋之际又遭遇4次台风，导致盐产量锐减，当年前10个月每月人均收入仅3元6角8分。

时至今日，天气在盐业生产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提及2018年，村民林奶奶既无奈又痛心。她回忆道，那一年春阴天多，上半年盐产量较低，下半年又遭遇了超强台风“山竹”，暴风雨使她损失了3000余斤盐，无数个日夜的辛苦劳作，轻易而易举地被一场风雨化为乌有。村民林伯也分享了他记忆中的晒盐辛酸事，从他的讲述中可知，虽然盐民可以通过天气预报预知暴风雨将至，并提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，但是大风可以轻易地将盐民提前盖好的防水布掀飞，大雨瞬间能将盐融化带走。林伯说，其盐田里曾有近万斤的盐就是这样消失的。

然而，与盐民要承受的高风险相比，盐价却显得相对低廉。资料显示，1951年平海盐务所的公收盐价格为平均每担1.60元（1担约等于50千克）；1976年的公收盐价格为每

担1.70元，这意味着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，盐价几乎没有变化。与此同时，盐民的生活生产成本却在不断上升，制盐利润愈发低薄，再加上盐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，盐民所获不多。村民林奶奶表示，如今盐价仍然比较低，即便她能在盐田劳作有所收入，但也需要在外工作的儿子赡养以维持生活。
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越来越多盐民选择离开盐田，另谋生计。此外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东洲村民也面临着集体盐田被转化、被收购的境遇。盐民失去盐田，只能寻找其他的营生方式。据介绍，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惠东盐务局下辖盐区大部分盐田因种种原因逐渐荒废，东洲村的盐田从那时起衰败。如今整个村小组仅剩寥寥几户人家仍在制盐。调研团队走访看到，村边荒废的盐田上，伫立着一块醒目的告示牌：“此地属东洲村集体所有，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侵占，违者后果自负。东洲村民小组示。”

据村民张伯说，村里部分荒废的盐田已被收购，将来也许会变作钢筋混凝土盖成的大楼，到时候盐民即使想要再次回到盐田，也将失去机会。据介绍，盐田是归东洲村集体所有的，一旦停产，现在所使用的盐田就将被收回村集体，这也意味着盐民可能再无机会重返盐田。

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演变，当地新生一代与制盐这项古老的行当也渐行渐远。多位受访盐民均表示，家里有年轻人在外定居、工作或读书。时代变迁让青一代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，与老一辈盐民相比，年轻一代对传统晒盐的认同感和对盐田的归属感，早已不能同日而语。

民国时期兴建的东海盐警队旧址——红楼 翻拍自《惠州(东江)盐务志》



清代两广煎盐图

叁 坚守盐田非易事 故土情怀藏心间

昔日东洲各家各户晒盐繁忙的场景，早已湮没在时代的浪潮中，但仍有些老盐民始终坚守盐田，不辞劳苦在盐田劳作。

村民李伯家的盐田至今还保持着生产，他道出了村里最后几户盐民坚持晒盐的直接原因：盐田需要一直放水，保持打理照料，一旦停止管理，盐田就会干涸，而干涸了之后就很难再进行恢复。

据了解，老一辈盐民为了避免盐田干涸，只能一直保持高强度的晒盐劳作。调研团队曾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位因晒盐劳作手部骨折的老人，她说，为了保持盐田的运作，家中80多岁的老伴还常常顶着烈日在自家盐田干活。

如今东洲坚守盐田的几户人家中，有年纪较大

的老盐民，也有正值壮年的一辈。不过，不同年龄层的盐民对盐田的态度和情结却各不相同。

整体来看，年纪大的老盐民往往认为，自身除了引水晒盐，也没有别的技能，辛勤劳作了大半辈子，不甘心闲下来。更为无奈的是，如果家里的后辈争气，收入足以支持家庭开支，或许老人就无须考虑生计，但是往往有些家庭还需依靠传统的晒盐收入补贴家用。

对于大多数盐民而言，祖辈信赖以生的盐田所包含的故土情怀，已经远超其作为一块维持生计的土地的价值意义。对于众多现在或曾经的盐民群体来说，盐田是故乡特殊记忆的载体，曾养育了整个东洲，贯穿了东洲的历史发展脉络。对于那些已经脱离盐田，甚至离开东洲谋生的人们来说，盐田更是故乡记忆、乡土情怀的载体。

相比之下，较为年轻的盐民则是另一种思路——他们坚持晒盐，但并不拘泥于将其视为唯一的择。村民林伯表示，他们

（指导老师/段雪玉 汪洁）



村民林伯在盐田中劳作 邓惠之 摄

## 传统盐村谋转型 滨海旅游成机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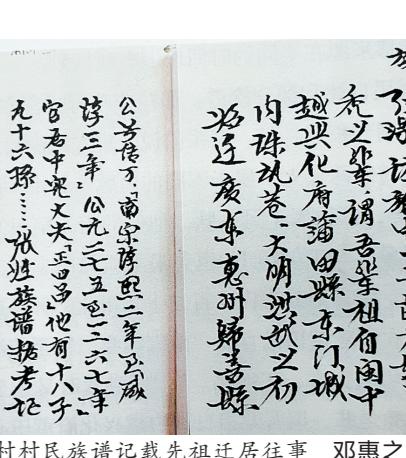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

惠州惠东港口东海村地处稔平半岛的海湾内港，下辖东洲、罗段等多个村民小组，是产盐历史悠久的盐业村。历史上，东海村被称为“东海盐场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东海盐场产盐面积达4000多亩，年产量40万吨。时代变迁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，东海村盐业步入低迷，越来越多盐田落荒，盐民纷纷谋求转型。

如今走在东海村可以看到，村里仍保留着大片纵横相连的盐田，虽然不少盐田已经撂荒，但仍有不少老盐民坚持传统方式晒盐。俯瞰之下，色彩缤纷的格状盐田宛如铺在大地上的“调色盘”。

近年来，惠东县稔平半岛滨海旅游业迅速发展，毗邻双月湾的东海村凭借优越的区位迎来了新的机遇，村里涌现出特色民宿、农家乐等多种滨海旅游业态，而东海村曾经辉煌的盐业生产历史，也逐渐成为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。据介绍，不少游客对传统手工晒盐技艺十分感兴趣，当地或将通过特色传统晒盐体验项目助力发展滨海旅游产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村里各式各样的养殖场随处可见。据介绍，这些年来还有不少村民转产做起养殖渔业。为了助力村民增产增收，该村通过海水养殖技术协会积极引导养殖户改进传统养殖方式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如今，东海村海水养殖场总面积已超过两千亩。



东洲村村民族谱记载先祖迁居往事 邓惠之 摄



惠东县沿海村落残存的盐田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



少数盐田仍保持生产 陈丽媛 摄